从“爱众”到“济民”的青春记录

□周勇

五四，这是一个庆祝成长，纪念青春，瞻望未来的节日。

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历史，是一幅青年探索、青年革命、青年奋斗、青年成长、青年永恒、青年长青的恢弘画卷。其中就有这样一位革命青年的青春记录。

1955年12月15日，重庆市原西南军区大礼堂中，正在举行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人民解放军军官授予军衔仪式。军歌声中，一位面容清癯、目光坚毅、军容严整的中年军人，从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上将手中，接过盖有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印章、授予大校军衔的证书。那时，他刚从朝鲜前线调任四川。

这位开国大校原名郭爱众，出生在山东一个勤劳农家。父亲为其取名“爱众”，乃寄望他以热爱苍生为志，因此这个长在山东水泊梁山的孩子，从小就有一个英雄梦。

那是一个中国贫穷落后，深受帝国主义凌辱的时代。当时山东昌乐、临朐一带的农民，为欧洲的资本家种植烟叶，而最终发财的是资本家，农民则成了破产者。

自己的亲眼所见和家乡农民的亲口讲述，让郭爱众体会到什么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，也看到了那些走狗帮凶的嘴脸。后来上中学了，他把这些见闻写成短篇小说《烟》，用稚嫩少年的笔记住了农民的苦难，也开始思考着底层民众的命运。

那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，中国共产党创立发展的时代。山东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王尽美的故乡，是我国最早建立共产党组织的省份之一。

1933年，16岁的郭爱众考取了济南乡村师范学校。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，知道了红军，知道了打土豪，分田地，劳动人民翻身作主人的道理。面对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日本侵占东三省的惨状，青年郭爱众积极组织参加讲演会、读书会、时事讨论会，逢会必讲，讲必动人，被誉为“学生中的俊杰”。

1935年，日本侵略军蚕食侵犯华北地区，山东成为日本侵略的下一个目标。这年底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爆发了公开揭露日本侵略中国、吞并华北，揭露国民党妥协投降的“一二·九”爱国学生运动。

消息传到济南，18岁的郭爱众便以时事讨论会为核心，联合各年级同学罢课响应，他还被选为学校抗日救国会的常委之一，投身抗日救亡运动。

当时的山东，由军阀韩复榘任省主席，大肆捕杀共产党员、无辜群众，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暴动。1936年7月，19岁的郭爱众被山东省警察局逮捕，关进省会监狱，遭受严刑逼供。

正是这段经历，让郭爱众有了一段奇遇，走过了人生飞跃的关键一步。

这时的郭爱众还不是共产党员，但以共产党人为榜样，坚不吐实。特务见审不出什么，就露出了凶恶的面孔，打了郭爱众二十军棍。打了又问，问不出又打，一连四次，他共挨八十军棍。郭爱众坚贞不屈，早已做好受更多的刑、吃更多的苦的准备。

在狱中，他得到了共产党员的教育和帮助，知道了共产党在乡村中如何组织农民，如何开展借粮、反地主的经济斗争，如何组织游击活动。他因为生长在农村，下定决心将来出去后，一定要找共产党干革命去。

军阀韩复榘标榜自己是个“包青天”，经常要亲自审案，做做“清官为民”“大公无私”的样子。

一天，他决定亲自审问郭爱众。郭爱众早就听说韩复榘是个心狠手毒的军阀，做好了牺牲的准备：“如果让我死，临死也要骂他几句。”

那天审问时，韩复榘坐在大堂上，旁边一人拿着本子，宣布罪证：在郭爱众居住处搜出一本《学生暑假工作大纲》和笔记本，其中有亲共言论。

韩复榘对着郭爱众说：“学生是念书的，暑假还有什么工作大纲？”

郭爱众答：“是呀，暑假工作也就是看看书，写写字，笔记就是随便抄点报纸什么的。”

韩复榘也没有听到有没有“大纲”二字，就说：“学生嘛，就是要多看看书，写写字，念书就行。”看看也没有什么，他就说“过了”。

韩复榘审后，案子进入检察起诉阶段，年轻的郭爱众在法庭上进行了精彩的自我辩护。

检察官说：“你的同学是共产党员，已供认不讳。你与同学住在一块，你也是共产党。”

郭爱众说：“我同学是不是共产党员，我不知道。我们并不住在一起，他住西园，我住学校，相距一里多路。”

检察官说：“在你的笔记中，有时事讨论会记录，上面有‘红军长征进抵川西’之句。你称‘赤匪’为红军，你是共产党无疑。”

郭爱众答：“时事讨论会是合法组织。我只是保存会议记录，上边的文字不能由我负责。即使称‘红军’者，亦未必是共产党。”

检察官说，会议记录上有“中国的革命须靠劳苦大众”，这是共产党用的名词。

郭爱众说：“劳苦大众也是我们乡村师范的用词。中国的农民占80%，不为不众，不为不劳苦，劳苦大众就是指他们。我是乡村师范的学生，将来就是要为乡村的劳苦大众服务。”

1936年11月，法院以证据不足，宣判郭爱众无罪释放。

出狱后，中国共产党组织确认郭爱众在狱中英勇斗争，机智勇敢，有理有节，经受住了考验，于1936年12月吸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这时他还不到20岁。

从此，郭爱众改名“郭济民”，以表自己永远跟着共产党兼济天下，服务人民的坚强决心。

4个月的囹圄生活，使抗日救亡的热血青年“郭爱众”，完成了向共产党员“郭济民”的历史飞跃。

1938年郭济民投笔从戎，参加八路军。后历经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及新中国国防建设，栉风沐雨，矢志不渝，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一滴水，可以反射出太阳的光辉。一个人，则映照了一个时代青年的形象。

槐花糕香淡如菊

□黄海子

小时候我的家在江津乡下，家的背后，是一大片长在贫瘠山石地上的槐树林。

这槐树一到四月，就齐齐地开出雪白的成串的花来。那成片的开了花的槐林，远远望去，就像南方冬日雪后阳光下的麦地，雪掩盖不住冬麦的绿，在一片雪白里，伸出些绿意；这绿意，又晶莹了雪的白，翠白翠白的，给人一种惬意。

因为土地贫瘠，这里的槐树并不高大，只有偶尔土壤深厚的地方，才长出一株很高的，但并不粗壮的槐树，其他的，都丛状地生长。

到了四月槐花开的时候，附近的娃们都要跑到这片槐树林来玩。他们会摘了槐花，放进嘴里，槐花的馨香和淡淡的清甜，是孩子们解馋的天然滋味。整个花期，小孩们就像鸟儿，从早到晚叽叽喳喳地在槐树林里，不知疲倦。

我母亲趁槐花开时，也会选择在一个露珠还挂在叶尖或花瓣上的清晨，去采摘一些槐花来浸在水缸里。然后把头天磨好的发酵完备的糊状米浆从瓦缸里舀出来，倒进蒸笼里。再将浸泡了的成串的槐花，一小朵一小朵地摘下来，和放进蒸笼的米浆搅匀，再留一大把花朵，用刀轧细，放在碗里备用。

我则在灶前添柴生火，开始蒸槐花糕。等到锅里的水沸腾，大气上了蒸笼，整个屋子里，就充盈了酸甜里夹杂着槐花香的气味。那个味道，从鼻子里进入身体，在肚子里打转，勾得口腔里溢满了口水，害得自己不断地吞咽，越吞咽，口水越多，仿佛人就是口水做成的，不小心，就化成了一滩液体。

那香气随风，还传了开去，只一小会儿，我们家灶房里，就挤满了邻家的小孩。他们也不客气，对我母亲嚷道：“婶婶，一会儿槐花糕蒸熟了，我要吃块你们家的槐花糕哦。”

我母亲笑着说：“都有都有，你们都能吃上婶婶的槐花糕。”孩子们见我母亲答应了，都极高兴。然后就围在我的旁边，看我架柴烧火蒸糕。他们在我身边，我能听到他们像我一样吞口水的声音。

第一笼槐花糕蒸熟的时候，母亲迅速倒出已熟的槐花糕在洗干净的筲箕里，然后撒上先前切细备用的槐花，那槐花末随糕的温度，一下就粘在了糕上，使得糕翠翠白白的，更惹人口水。母亲数数有多少孩子，用刀将槐花糕切成方形的块状，每个孩子给一块滚烫的槐花糕。糕分完毕，她又开始蒸第二笼。

蒸熟的槐花糕要趁热吃。滚烫滚烫的时候，一口咬下去，软糯在嘴里，糕滚烫的滋味迫使口腔分泌出大量的唾液，唾液又使得糕在嘴里更加软滑细嫩。因为烫，舌头就不停地翻转糕。翻转中，新鲜槐花和先前蒸在糕里熟透的槐花，一个的香先充溢着口腔，一个则像细微的泉水，慢慢地浸溢出来，让滋味不断地绵长，但又不浓烈。等温度降下来，再细细地咀嚼，那酸甜适度的味感和着槐花独有的淡涩，还有细细分裂出来的花香。如果实在忍不住，你会快速地吞下，不经意，你甚至会怀疑舌头都被自己就着槐花糕一起吞进肚里了。

当我和母亲把全部槐花糕蒸熟完毕，母亲照例会让我给邻居们每家都端上一大海碗槐花糕给他们尝鲜。

我是极其愿意去送槐花糕的，因为当我把槐花糕送给邻居，他们总会回馈我一些诸如花生、水果糖之类的零食给我，还要不断夸奖我，说我“懂事”。每每送完槐花糕，回家的路上，我就像吃了新蒸的槐花糕，满心都是欢喜和满足。

我二十岁的时候，母亲离我们去了另一个世界。从此，我再没吃过槐花糕。

只是年年清明节，我们都会去她的坟前祭拜。我们去她墓地的时候，我都会绕道去老家背后的槐林里，摘几束洁白的槐花放在母亲的坟头。

母亲就是槐花。

她虽然只是静静地在世间上短暂开放了一段时间，却一直淡淡又悠长的，在我们心中圣洁地开。

我想，在另一个世界里，母亲的邻居们一定喜欢她的槐花糕。

《不遇清欢》

国画 陈茂华

集体宿舍素描

□刘小平

春天是思念远方朋友的季节。

前两天，手机微信突然收到一位朋友的问候，鼓励我加油。这是参加外出考察同室而结交的老友，此兄当时喜每日熨烫自己的衣物，凡晤同行必把自己收拾得整洁得体，像标杆一样站在我的前边。

感动莫名下才想起来，我已经有段时间没有体验集体宿舍的爽心乐事了。

集体宿舍，一般是多人居住于一室内。单人床，或者上下铺，即聚拢成一个小宇宙，演绎出许多富有趣味的事情。

比如这个春天的夜晚，我身卧舒服安逸的大床，心头却在回忆当年。初入集体宿舍，大约皆有点兴奋加忐忑的情绪。至少，我是这样子的。我住的首间集体宿舍，在一所校园内，约近二十人吧？总之，遍寻无旧友，所见尽陌生。

一天晚上，大伙儿熄灯入睡，呓语轻浅。忽然，“咣咣”声大作，满室惊起，一片懵懂混乱喧哗。我从梦中惊醒，迷糊得险些从上铺滚下。

原来，一室友恶作剧，以他的搪瓷水盆做锣，不锈钢勺为锤，猛一阵敲打。虽然被吓得不轻，但大家立刻变身顽童投入笑闹，几番你言我语，倒是让相互的认识增添了几分。

现在想来，两种同室的人最难以忘记，一种是喜逗趣的，一种是特立独行的。那夜来击盆的室友，后来遗憾失联，但至今还记得他慧黠的笑容。

我孤陋寡闻，初听外国歌曲，也在这个集体宿舍。有一天，室友们各干各事，不吵不闹，未久，靠窗的学霸背倚窗台，一册在手，放开歌喉，旁若无人地连番咏唱。嘿呀，是从未听闻过的词曲，令我赞叹，欢欣之余又觉自愧不如。究竟唱的什么？遗忘矣。然而，他出众的干净潇洒姿态常常立于眼前，我好长时间都学不来。

我住过的另一间集体宿舍，物质与精神的印象比较鲜明和深刻。因为，我遭遇了一位好吃的，一位好书的，感悟惠我至今。

好吃者言，他焖的白米饭，配上老咸菜，十足美味。挑了一个晚上，趁宿舍只有我俩，他邀我观摩分享。

只见他在不知何处弄来的炉子上操练。不多会儿，就有香气溢出。将熟未熟时，忽听他发令：“趴下！”原来屋外有人走过，恐被发现。老实地讲，那餐饭的味道确实远胜食堂的大路货。但至夜半，我微觉胃疼，原来是多吃了三两口之故。我开始欣赏美食，则自此始。

再说好书者呢，几乎叫我变成了他的跟班，只因听了一句他有我从没有见过的书的话。约半年间，我跟着他到处觅书，得意与失望兼备。记得我俩曾寻到初版《茅盾文集》的一种，光看典雅的装帧就已引人欢心。为归属谁收藏，我俩居然争执至红脸。此书最后去向，早问谁谁不知啦。留下的，唯过程中诸多得失两由之的乐趣。读书与藏书，不为风雅仅止喜欢，我大致也从此渐渐成习。

集体宿舍中，相处时间既长，自然就可获得亲密朋友，可以言隐私、托心腹的那种。

某君，倾慕家乡图书馆的一女孩子，据云其品貌端正、气质超群，但是他不得接近，暗恋在心，苦恼沉重。因求学之故又离得远了，怎么办才好？写封信吧，他央我代笔起草。

也是年少轻狂，不知深浅的我，称他若请宿舍全体吃一次馆子，我帮他代写就是了。此君竟也答应了，这肯定是我首次收润笔费吧？

我写得很认真，寄得也飞快，结果迅速遭受婉拒。虽然他心情沮丧，但君子重然诺，邀请还是兑现的。记得当时我因为什么事错过了。当然，其实我内心更是为了避免自己文笔拙劣，不能助他传情以结同心的尴尬。嗨，愿兄从未因此败局抱怨过我呀。

于我而言，集体宿舍乃多趣之所，增长见识之地，结交朋友之处，积淀七彩锦绣的记忆。

一外省老友，尤善讲我的糗事，但反复只一个“节目”，每讲必可佐酒。何事？我们共住集体宿舍三个月，一天下午，我自外捎回他的邮件，冲他惊奇地大叫，“你有丹麦寄来的邮件吔！”他接过一看，猛然狂笑不止，“什么丹麦哟，是麦丹，我老婆寄来的，哈哈……”

一个人的生活，似宜多些好玩的故事。而故事中的朋友，即使长久未谋面，形象模糊，也随着光阴荏苒在心中经典化了。不时翻阅重温，数点过去，向往将来，会感觉别有一番美妙滋味的慰藉。感谢朋友牵挂，遥祝福寿康宁。我很想念你们。

【地理重庆】

周煌与涪州“廉石”

□倪德生

在重庆市涪陵区，万里长江与千里乌江的交汇处，有一片狭长的沙洲。夏秋时节，江水上涨，沙洲被淹没于滔滔大江之中；每年冬天，江水消落，沙洲又露出水面；一到春天，几度春风吹拂、几番春雨滋润，沙洲上便开出星星点点的野花，长满如茵可爱的小草。

在这片沙洲上，遍布五彩斑斓的鹅卵石。阳光下，鹅卵石的光彩与红花绿草熠熠生辉，仿佛在两江交汇的地方铺开了一幅绚丽缤纷的锦缎。源于此，涪州的文人雅士们给这片沙洲取了个颇赋诗情画意的名字——锦绣洲。

涪州锦绣洲，自古就是涪陵城内官商士绅和普通百姓春游踏青的好去处。周煌老先生与涪州“廉石”的故事，便是在这片沙洲上诞生，并在一代又一代涪陵人口头传颂。

清代，涪陵人周煌在朝廷为官50余年，官至太子少傅、三部尚书，是嘉庆皇帝的老师。但由于他为官清廉，到70多岁退休的时候，几乎没有什么家当，更没有多余的金银财宝。眼看就要离开北京城，返回涪州老家了，周煌心头却一直在发愁：就这样两手空空回到故乡，对于自己来说倒没有什么顾虑，就怕世人背地里议论当今皇上薄情寡恩，议论皇太子对自己的老师不尊重。

反复想了好几天，周煌终于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：这天，他让家里人买回来几十条大麻袋，并在麻袋内装满了北京护城河里的鹅卵石。几十袋鹅卵石整整齐齐，装上四辆大马车，马车外面用漂亮的篷布盖得严严实实。

离开京城那天，周煌早早去紫禁城拜别皇帝。然后，同两三个家人一起驾着马车，大摇大摆地穿过北京城，走出西直门，跨过卢沟桥，踏上了回四川的官道。

一路上，人们都在议论：“你们看！当今皇上对周煌老先生如此厚爱，送了他这么多金银财宝回家养老，真正体现了以仁政治理天下的恩德啊！”

周煌听了这些，一点儿都不动声色。

几辆马车载着周煌和那些鹅卵石，穿州过县，一路向南，终于回到了三千多里外的四川涪州，停在涪州城内的周家公馆门前。

街坊四邻听说周煌老先生退休回家来了，都跑来看热闹。他们纷纷议论：“皇太子硬是贤惠啊！对自己的老师如此尊重，送了他这么多的好东西！”

听了这些话，周煌还是一点儿不动声色。

到了晚上，周煌让人把那些从京城运回的鹅卵石，搬到长江与乌江交汇处的锦绣洲，悄悄倒在了沙洲上和附近的江水里。

说来奇怪，自从那些鹅卵石倒在锦绣洲之后，锦绣洲上的石头便更加鲜艳夺目、光彩照人。更奇怪的是，长江与乌江交汇处的那一片江水，从前一年四季都是惊涛拍岸、浊浪冲天，可自从那些鹅卵石倒下去之后，突然间就变得平静无波，清澈透亮如同明镜一般！

清可濯缨的江水，涪州人称之为“黔水澄清”，是“涪州八景”的著名景观之一。

从那以后，凡是到涪州来做官的官员，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去长乌两江交汇处瞻仰凭吊，并以江水的清白洁净自勉。他们离任的时候，还要到锦绣洲上去挑拣几颗漂亮的鹅卵石带走，并把它珍藏起来，作为永久纪念。人们纷纷传颂：这就是周煌老先生留给涪州人的“廉石”啊！